

《西方確指》

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，阿彌陀佛。我們昨天跟大家學習到《西方確指》菩薩給大家開示，我們學道的人要怎麼樣才能夠「得離塵欲，得無障礙」？從最小的一錢來施捨，人家給我們搶過去，人家給我們搶了，不起瞋恨心；給我們，不起歡喜心。從一錢最微小的這個身外之物，一直到百千萬錢、億億萬錢，乃至國城妻子，這是身外之物，最難捨的都能捨。身外之物都能捨，捨到身內，捨到我們這個身體，這個身體也能捨，我們內心心意識，「乃至生死業報菩提涅槃」。這所有的一切身心世界，一切都如此一錢與奪無異，人家奪去了不起瞋恚，給與我們不起歡喜，「自然習漏消亡，障緣永滅，漸履清淨，成就道品」。這是我們從菩薩的開示，我們常常聽淨老和尚講經，菩薩修六度萬行，第一個就是布施，布施就是捨，布施捨我們慳貪之心，我們從這裡學習，修行就有一個下手處，這個非常重要。這些開示也要常常提起，不然我們也很容易忘記。這裡面的開示如果我們有一條可以終身奉行，這一生必定成就。

我們今天接著再來看下面這一段菩薩的開示，在《西方確指》第二十九頁，第五行：

【孟冬二日。為菩薩誕生之辰。】

這個『孟冬二日』，就是冬季第一個月，就是十月初二，「孟冬二日」。因為每一年立冬這個時間日期有所不同，像我們今年立冬是十月初五，立冬，十月初五，今天是十月十三。我們現在是進

入冬天，我們現在這個月就是叫孟冬。菩薩他誕生的時間是孟冬二日，這是他的聖誕。

【眾設供稱壽。】

大家就給他設這個供養來祝壽。

【菩薩曰。汝等以何物壽我。】

菩薩就說，你們給我祝壽，你們用什麼東西來給我祝壽？

【皆曰。】

大家都說。

【心以為供。】

就是我們供養菩薩，用我們的心來供養、來祝壽，我們大家都一片誠心來供養。菩薩又講：

【菩薩曰。心是何物。可以持供。】

菩薩就說，心，你們說用心來供養我，那心是什麼東西？心是什麼東西可以拿來供養我？這個意思就這樣。

【答曰。】

這個『答』就是大家的回答。

【唯一至誠。本是無物。】

大家就回答菩薩的問話，就『唯一至誠』，我們都是一個至誠心，誠心誠意，這個心就是一個「至誠」。『本是無物』，這個心不是有一個東西、有一物，沒有，只有一個至誠而已，這個心是什麼都沒有，「無物」，它不是一個物質。

【菩薩曰。既言無物。誰知至誠。能知誠者。定有處所。可得舉示。】

菩薩又講，你們大家既然講無物，這個心不是一個物質，不是一個東西，既然言無物，什麼都沒有，那誰知道至誠？你們剛才講「唯一至誠」，是誰知道這個至誠？能夠知道至誠這個東西，定有

一個處所。『可得舉示』，就說那你們能不能舉出來跟我講在哪裡？你說至誠，是誰知道這個至誠？這個至誠，能夠知道至誠的這個在哪裡？這個話的意思是這樣，「可得舉示」，你們舉出來跟我講。

【云何無物。】

就是菩薩講，那你都知道至誠，那怎麼說無物？怎麼說什麼都沒有？什麼都沒有，你怎麼知道至誠？那能夠知道至誠，這個又是什麼？這個問話的意思大概就是這樣。下面大家又回答：

【答曰。實無所得。】

說這個實在也無所得，也找不到。

【菩薩曰。汝言無得。為是暫無。為決定無。眾擬議未對。】

你們說『實無所得』，這個回答，我們學佛的人，有讀過經、聽過經的人，大概也會這樣回答。像《心經》講「無所得」，這個大家常常念，那我們也會這樣去答。『汝言無得，為是暫無，為決定無』，那你說無得，到底是暫時無得還是決定無得？大家就在討論，就對不上來了。

【菩薩曰。無則決定無。有則決定有。一涉纖疑。毫釐千里。當知汝等言誠言妄。說有道無。皆是起滅計較推詳卜度之心。以是祝我。均無所益。】

菩薩就講，有就有，沒有就沒有，如果大家在這個地方有一點點懷疑，那就「差之毫釐，謬之千里」。所以菩薩就講，你們大家講誠、講妄，『說有道無』，這個都是『起滅、計較、推詳、卜度之心』，這就是我們一般講分別執著這些心。以這個心來給我祝壽，那沒有什麼利益。這一段話的問答是一個禪機，你不能去想，我們如果去想要怎麼對答、要怎麼講，那就跟這些人一樣，都落在言語起滅計較卜度之心。這個是禪機，這個禪機要你去起疑情、要你

去悟。所以禪宗講參究，參究就是給你提出一個問題，你不能去想，起一個疑情，它那個關鍵就是你在起那個疑情，去參，不能想，參就是提起疑情。這時候想也不是，不想也不是，它那個奧妙的地方就在這個地方，要逼你開悟，不能去想。這是禪機，禪機就不能有「起滅、計較、推詳、卜度」，這些統統要放下，不可以有。

所以參禪它的方法，參禪的人去向禪師請教，這個禪宗的公案很多，在《指月錄》、《景德傳燈錄》一千七百則公案，那形形色色的這種禪機都有，這不能讓你討論的，所謂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。我們參禪的人去向禪師跟他學參禪，去拜見禪師，拜完了，禪師問他，你從哪裡來？他剛要開口說我從哪裡來，那個禪師就把他的嘴巴把它堵住，他當下就徹悟了。這真會了，真的是一下子就頓悟了；不會，把他堵死了那也不會開悟。有人去參禪，禪師問問題，他回答，香板打下去。他想回答也不對，那乾脆不要講，他問什麼都不回答，不回答也打下去。回答也不對，不回答也不對，打到最後他就開悟了。這就是什麼？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」，禪它用這個方法。這跟教下的方法不一樣，教下他有給你講解，從我們意識心，這個語言文字去理解，然後進一步教你修，最後再叫你悟入，就按部就班，有個次第。那禪宗沒有，他不跟你講這些次第，直接叫你去頓悟，這種參禪根器的人用這個方法有效，如果不是這個根器，用這個方法對他沒有幫助。這一段就是禪機。我們能夠悟入這個道理是最好，不悟也沒關係，反正我們是修念佛的，不是修參禪的。菩薩講：

【聽我妙偈。至真無二心。至真無量心。心非一切心。一切性非心。除妄心不實。依真心強名。真妄兩不立。南無釋迦尊。了心無處所。方便福群生。】

這個偈頌是講心，這短短的跟我們講這個心。大家如果要進一

步去認識這個心，真心、妄心，《楞嚴經》阿難尊者很有名的七處徵心，找心，阿難尊者找了七個地方，都被佛否定。心在哪裡？在內、在外、在中間，講了七個地方都不對，這個《楞嚴》講得詳細。《楞嚴經》這一段七處徵心，你真搞通了，真開智慧，所以古大德講「開慧楞嚴，成佛法華」，七處徵心。這個詳細我們要了解，可以去學《楞嚴》。《楞嚴》，我十九歲那年，第一次聽老和尚講經就講《楞嚴》，所以印象很深刻，七處徵心那個很有趣。佛的弟子什麼問題都有，我們現代人能夠想到的問題，三千年前他們都想到了，也都問了，也都解決了，只要我們去讀經就知道。我們念佛，這是禪機，我們念佛就不要管它是什麼真心、妄心，你只要提起一句佛號就對了，什麼都不要去管，這個就很方便了。好，我們接著再看下面這段開示：

【時諸弟子咸再拜。願更聞法要。菩薩曰。善哉善哉。汝等願更聞法要。當誠解我語。善答我問。】

這時候『諸弟子』，上面這個開示講心，「了心無處所，方便福群生」，眾弟子再跟菩薩禮拜，希望更進一步『更聞法要』。因為菩薩這樣開示，有人懂了，有的人還是不懂，不懂還要繼續問。

『菩薩曰：善哉善哉』，「善哉善哉」就是很好、很好。『汝等願更聞法要』，說你們願意更進一步來聽聞這個法要，應當『誠解我語』，這個「誠」就是至誠，善解我講的話，『善答我問』，回答也要善，這個善就是回答得正確。

【諸弟子。譬如有人。謂一人言。燕京帝王所都。富貴無比。是人聞言。有志往否。咸曰。願往。菩薩曰。汝不識路徑。當云何。咸曰。有人指示。從之而行。菩薩曰。不可。倘是人指以向南向東。若不明辨。竟從其言。則燕都遠之又遠矣。】

菩薩舉出一個比喻，大家希望再聽菩薩講這個法要，菩薩就舉

出譬喻。『譬如有人』，譬如說有一個人，『謂一人言』，他跟一個人講，『燕京帝王所都，富貴無比，是人聞言，有志往否』。譬如有一個人說，「燕京帝王所都」，這個燕京是明朝時候的一個名稱，現在叫北京，現在大陸北京在明朝那個時代叫燕京。燕京是首都，是帝王所居住的地方，他辦公施政的地方，可以說全國那個地方是最富貴的，富貴無比。「是人聞言，有志往否」，這個人就問，那個地方非常好，這個人間的榮華富貴，那裡是最高的榮華富貴，大家有沒有志願要去？『咸曰願往』，在中國古代，說一個人如果一生能夠到皇帝住的這個京城去走過一趟，那這個人算是見過世面，那也不容易。古代交通不方便，大陸又很大，能夠到京城去一趟，當然也不是很容易，但是京城也是一般人民他一個嚮往的地方，有很多人想去他也沒辦法去。如果有機會，當然大家願意去。

古時候，佛教傳入中國，歸皇帝直接管，從漢朝到清朝都歸皇帝直屬，不歸宰相。所以佛教的寺院可以蓋宮殿式，跟皇宮一樣。過去帝王時代，我們都知道，除了皇帝，皇帝以下的不能蓋跟皇宮一樣那種宮殿式的，這個有區別的。只有佛教寺院可以蓋得跟皇宮一樣，因為佛教寺院以前屬皇帝直屬管轄。古代帝王也為了要把佛教普遍傳播到民間各地方，所以就用宮殿式的建築。所以有些人他一生不能到京都去，在他們家鄉附近有寺院，他去拜拜、看看，那也等於去看過皇宮，因為那個建築跟皇宮是相同的。當然有機會到京都，當然大家都有這個意願要去看看，所以「咸曰願往」，大家說願意去。

『菩薩曰：汝不識路徑，當云何』，那你想去，這個路怎麼走？你不知道，不認識路，那怎麼去？「當云何」就是那如何去，菩薩就問大家。『咸曰』，大家就說，『有人指示，從之而行』，「有人指示」，就是向人請問，我們不懂得路，去向人請問，請人家

給我們指示怎麼走。他給我們指示怎麼走，我們就聽從他的指示，照他指示去走，就「從之而行」，大家回答是這樣。『菩薩曰：不可』，菩薩說不可以。為什麼不可以？『倘是人指以向南、向東，若不明辨』，說如果這個人他給你指的方向指錯，指向南方，或者指向東方，如果你沒有明確的去辨別，『竟從其言』，你就聽他的指示，照他指示的方向去走，那個方向不對。『則燕都遠之又遠矣』，給你指的方向不對，你怎麼走愈走就愈遠，你永遠也走不到燕都京城。這就是說指路的人如果他給你指錯方向了，你根據他給你誤導的方向去走，那你就達不到你的目的，你要到京城就愈走愈遠。

【眾曰。然則如何。】

大眾就說，那要怎麼辦？

【菩薩曰。畢竟得一走過燕都之人。】

菩薩講，就是你要找一個他曾經去過燕都的人。如果你找的那個人他自己也沒去過，他給你指的方向也不對，你根據他指示的方向去走，那你永遠走不到。所以你一定要去找一個走過的人，需要問過來人，他走過，他清楚，你問他就不會錯了，你要問這樣的人。

【教是人曰。汝須向北而往。便可直達帝所。】

這個燕京在北方，現在叫北京，你在南方你方向一定要向北，你才能達到那個燕京。『便可直達帝所』，「直達」，就是你很快的，你這個方向沒有錯，可以直接達到帝王居住的處所。

【諸弟子。此人所指。有錯謬否。】

菩薩又講，這個人他給你指向北方，可以到帝王所住的地方，他指的方向有沒有錯誤？

【咸稽首曰。無謬。】

就是說沒有錯，大家都頂禮，說沒有錯，他給我們指的方向是正確的。下面菩薩又講：

【菩薩曰。又譬如有人。欲登萬仞之巔。九層之頂。當如何教之。咸曰。從卑至高。菩薩曰。然。古云。千里之行。始於足下。須是從第一級。至第二級。乃至最上一級。方為正說。若云一步便跨到最高處。為浪語矣。】

這一段又是一個譬喻。菩薩又講，『又譬如有人，欲登萬仞之巔，九層之頂』，這個「萬仞之巔，九層之頂」比喻很高的一個山頂，達到最巔峰，最高的地方。好像說我們台灣最高是玉山，玉山最高的那個山頂，海拔三千多公尺，那很高。我們在平地，要達到那個最高峰，你怎麼教他登到最高峰頂尖的地方？『當如何教之』，你怎麼去教他？『咸曰：從卑至高』，卑就是最低的，你要登高一定是從最低慢慢登上去。『菩薩曰：然』，菩薩講，沒錯。『古云：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』，古人講，「千里之行」，開始就從我們第一步，從這個腳第一步開始。你要從低登高，『須是從第一級，至第二級，乃至最上一級，方為正說』，好像我們登樓梯，好像我們這個講堂是四樓，下面有四層樓，那你一級一級這樣登上來，登到最上一級那就達到這個最高處，最高是從最低開始。「方為正說」，這個說法才是正確的。『若云一步便跨到最高處，為浪語矣』，如果說你一步，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你一步就要登天，一步要跨上去，這個話就不實在，這是辦不到的。講這個話是做不到的，一定是按部就班一級一級的登上去。

【又譬如有人。天子將命以官。詔是人曰。汝願為宰相耶。小吏耶。是人云何上答。咸曰。必願為宰相。菩薩曰。然。】

菩薩又講一個譬喻，『又』，又舉出譬喻。『譬如有人，天子』，「天子」就是皇帝，『將命以官』，就是說要任命他來做官。

『詔是人曰』，「詔」就是說找這個人來，跟他講，要給他做官。皇帝問他，『汝願為宰相耶、小吏耶』。古時候做官，宰相是最大的，皇帝下來就是宰相，所謂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」，當到宰相，官位最大的。皇帝問，你願意做宰相還是做一個小官？還是要做一個九品芝麻官？一個小地方一個小官吏？還是要做一國的宰相？『是人云何上答』，菩薩就問大家，這個人他會怎麼回答皇帝？大家就回答菩薩說，『必願為宰相』，大家說，那個人他一定，皇帝問他要做宰相還是要做一個小小的官？那當然他要做宰相。『菩薩曰：然』，菩薩說沒錯，一定是這樣的，哪有人宰相不做，要做個芝麻小官？這是人之常情。下面又舉出譬喻：

【又譬如有人。在於岐路。不知所從。有憫之者。指曰。是邊極艱險。極曲折。不得便出頭。是邊極正大。極平坦。走去便得出頭。其人受指。於此兩邊。當走何路。咸曰。走正大。走平坦。菩薩曰。善哉善哉。爾等酬我所問。俱合正理。然爾等能明解我所喻否。】

菩薩又舉出一個譬喻，『又譬如有人，在於岐路』，走路走錯了，好像我們不認識路，『不知所從』，不曉得要怎麼走，亂走。『有憫之者』，有人看到這個人他不認識路，走入歧途，走到岔路去了，走的路不對。有憐憫的人就跟這個人講，你走的那邊是很『艱險』的，那個路很危險，又很不好走，很『曲折』，走到最後，『不得便出頭』，走到最後沒路，我們一般講死路一條，那很危險，走入歧途了，那邊很危險。另外一邊，『極正大，極平坦』，你從那邊走『便得出頭』，你走那邊就對了。

『其人受指，於此兩邊當走何路』，菩薩就問大家，一邊很艱險、很危險，又很曲折，走到最後死路一條；另外一邊很正大、很平坦，走出去就是一條光明大道，人家告訴你，那你要選擇哪一條

路？『咸曰：走正大，走平坦』，大家都回答，那當然要選擇走這個正大平坦的道路，那個艱險危險的道路大家應該不會去選擇那條路。『菩薩曰：善哉善哉，爾等酬我所問，俱合正理』，說你們回答我所問的問題都合乎正理，這正常的道理是這樣沒錯。『然爾等能明解我所喻否』，他說但是你們大家能不能明瞭、理解我所譬喻這個話的意思嗎？

【咸再拜曰。唯垂開示】

大家又再給菩薩禮拜，大家又不明白了，那請菩薩再開示。

【菩薩曰。善聽。爾等向來雖有求道之心。而不識修行之要。趨向無據。如人欲往燕都。而不知路徑者是。若遇邪師。教以邪法。如帝都在北。而反指以往東向南者是。則其人雖終日行。而茫無歸宿。何由覲至尊。】

這個『覲』就是拜見，古代諸侯朝見天子，拜望長輩，這個意思。

【何由成大道。】

菩薩開示，說你們大家向來雖然都有求道之心，大家發這個心來學道、來求道，學道，有這個心，『而不識修行之要』，不認識修行的法要，『趨向無據』，「趨向無據」就是沒有方向。大家發心來修，但是不曉得要怎麼修，就是我們現在講也是很迷茫，不曉得要修什麼，要怎麼修、要從哪裡下手，是有這個心，但是不知道怎麼修。『如人欲往燕都，而不知路徑者是』，就譬如好像你要到燕都、到京都去，不知道路怎麼走，不認識路。『若遇邪師，教以邪法』，如果遇到那個老師他的知見是邪知邪見，他自己邪知邪見，那教別人也是邪知邪見，教人都是邪法，他自己修錯了，給人指點也是錯誤的，也是給人誤導。

這個問題特別在我們現前這個時代，《楞嚴經》佛跟我們講，

「末法時期，邪師說法如恆河沙」，我們看到現在這個時代好心要修行學佛的人也很多，但是遇到邪師的人也很多，誤入歧途，這個就非常可惜，這一生就得不到成就。如果我們沒有遇到真正的善知識給我們指導，我們這一生修行是不會有結果、不會有成就。菩薩慈悲，用這個比喻，『如帝都在北』，譬如從南方要到北京去，那個方向是北。如果遇到一個人他給你指錯方向，給你指往東、往南，方向給你指錯了，你『雖終日行』，走到最後達不到目的，『茫無歸宿』，那怎麼能夠見到至尊、能夠見到帝王？『何由成大道』，這是譬喻，我們修道就是成道，這個「大道」就是佛道。下面菩薩又講：

【今我所示彌陀淨土。帝都也。】

菩薩開示，勸大家念阿彌陀佛求往生西方淨土，這西方淨土就比喻作帝都，帝王住的地方。

【信願行三。勤加精進。終至往生。是從第一級至最上一級也。期登上品。是願為宰相。不願為小吏也。依此而修。是走正大而不行邪曲也。我即走過燕都之人也。】

這一段菩薩就講說，我所指示的彌陀淨土就像當時明朝帝都一樣，燕京就是現在北京，皇帝住的地方。『信願行三，勤加精進，終至往生』，信願行這三資糧是《彌陀經》講的勸信、勸願、勸行，這是根據《彌陀經》講的，我們能不能往生就是這三個條件，信願行。真信、發願，行是念佛，具足這三個條件，這樣在這三個條件前提之下，「勤加精進」，那最終都能往生，往生到西方淨土。這是從第一級到最上一級，從這個地方開始，我們從這個娑婆世界，信願行，勤加精進，這是第一級，那往生到極樂世界就是最上一級，登到最上一級。就像『期登上品，願為宰相』，往生極樂世界，就好像你要做宰相，把阿彌陀佛比喻作皇帝，我們願意往生到阿

彌陀佛的西方淨土，就是大家願意做宰相，不願意為小吏，不願意做個小官。為什麼？佛為法王，往生到極樂世界，縱然下下品，到最後都是證得阿惟越致菩薩，那七地以上的菩薩，大菩薩接近成佛不遠了，就像我們這個世間，你當到宰相了，地位僅次於皇帝，菩薩的地位僅次於佛，用這個來譬喻。

『依此而修，是走正大而不行邪曲也』，如果依這個來修，那你走的是一條正大、平坦的大道，「不行邪曲」，邪就是偏差，曲折危險的道路。『我即走過燕都之人也』，菩薩講我就像去過北京的人，我走過了，我是過來人。菩薩他往生到極樂世界再回到娑婆世界來度眾生的，他是過來人，用這個來譬喻。

【若爾等不能深信。是捨帝都而趨邊地也。棄宰相之尊。而就小吏之賤也。背正大而求艱僻也。萬仞之山巔。九層之塔頂。非爾所及矣。可勝悲痛哉。】

這一段菩薩講，你們大家如果對於我開示的這個彌陀淨土不能深信、不能接受，這『是捨帝都而趨邊地』，那個帝王居住的地方是這個人間最高的榮華富貴，這個地方你不要，你都要到那個偏遠的地方去、到邊地去。『棄宰相之尊，而就小吏』，到帝都當宰相你不要，你偏偏要去找個偏遠的地方去當個小官。這個比喻就是說我們修行一般的法門，修了一輩子，再努力的修，那個成就還是有限，就像當個小官一樣。這個還要修得很好，如果修得不好，那連個小官也撈不到，不要說宰相了。

現在菩薩指的這條路是個正大平坦這個大道。如果不接受，那個『萬仞之山巔，九層之塔頂』，意思就是說，我們凡夫達不到的，你想在這一生當中達到那麼高的層次那是辦不到的。這是跟我們講，求生西方淨土它的殊勝，如果捨棄這個，你在這個六道裡面修，在六道修，這是一個很艱難的一個地方。我們在六道修學，墮三

惡道的時間很長，生三善道的時間很短暫，非常艱難，而且修了很久，這個成就也很有限。如果往生淨土那就不一樣了，一但往生，你看跟阿惟越致一樣，我們凡夫一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，搖身一變，從一個具縛凡夫，業障深重的凡夫，一下子變成阿惟越致菩薩，那是大大不相同。所以我們遇到這個淨土法門，如果不能深信，信願行來修學，那就非常非常可惜。所以菩薩講，『可勝悲痛哉』，就是很可悲、很可痛的事情。我們接著再來看下面這一段，這個開示：

【眾欲積田為修行計。】

這一段一開頭這一句就是『眾欲積田為修行計』，眾就是大眾，當時在他們這個道場的大眾，我們現在講這個道場同修大眾，「欲積田」，積田就是大家湊錢去買田地。買田地，古時候道場都有買田地，自己耕種，或者租給佃農去耕種，每一年收些田租來維持這個道場的道糧，提供大家修行的一個計劃，「為修行計」。就像我們現在講建道場，大家有這個計劃，建道場、買田地，給大家來做修行的一個場所，大家有這個計劃，請示菩薩。

【菩薩曰。汝等欲矢志同學。久聚不散。謝絕世故。於衣食所從。不復為求人計。故發此議。】

菩薩就開示，說你們大家志向要做『同學』，我們今天講同修，志同道合，大家一起來學習，學習就是大家共修。『久聚不散』，大家長時間聚在一起共修，「不散」，不散就是建個道場大家住在一起，長時間在一起共修。『謝絕世故』，「謝絕世故」就是不再從事世間的事業。不從事世間的事業，衣食怎麼來？就是他們計劃買個田地，租給佃農，收田租，古時候道場都是這樣來維持道糧。古時候，這個維持道糧，他不用去攀緣信徒，因為它寺院道場它有固定的收入，他不用去做法會、去攀緣信徒，也不需要去看信徒

的臉色。所以以前寺院道場它有田地，它每一年有固定的收入，維持這個道糧，大家能夠安心，在這個地方安心辦道。

所以說『於衣食所從，不復為求人計』，就不要去求人，不需要去求人。因為求人要去攀緣，又怕得罪信徒，這個信徒如果他付出比較多，你如果得罪他，他不來了，不來你就沒有了。所以現在寺院道場都要看信徒臉色，對信徒要好，如果不好，我明天不來了，我到別家寺院去，我有錢還怕人家不要我嗎？所以你就要看信徒臉色，要求人，要去求人。他們這些人也是主要為這個問題，所以才有這個計劃，『故發此議』，所以才發起這個議案。菩薩講，你們是為了這個，菩薩知道。下面菩薩又講：

【以我觀之。念頭雖好。然畢竟是貪戀塵勞。非清淨法。】

菩薩講，覺明妙行菩薩講，以我來觀之，以我來觀察，你們發的這個念頭雖然是很好，『然』，「然」就是但是，『畢竟是貪戀塵勞』，對這個塵勞還是有貪戀，『非清淨法』。因為做這些當然免不了要有一些經營、計劃，畢竟塵勞免不了會有所貪戀，也不是純粹的清淨法，念頭好是好，但是還是不清淨。

【何以故。街頭一飯。塚間一宿。先佛道範。若必藉田而修。倘一不就。則汝諸人終無修行之日矣。】

菩薩講什麼緣故？他說這個也不是清淨法。『街頭一飯』，就是托鉢，佛在世的時候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，在荒郊野地、在墳墓，一棵樹住一個晚上，每天托鉢就是要一鉢飯。這是『先佛道範』，「先佛道範」就是經上常講的「日中一食，樹下一宿」。你看佛沒有道場，佛當時他沒有道場，他生活方式是托鉢，每天去要飯，鉢去要飯，現在泰國、斯里蘭卡他們還是有托鉢這個制度。有一年我到泰國，泰國出家人他們還是托鉢，每天大概上午十點去托鉢，他們托鉢沒有吃素，都是魚、肉，那腥味很重，但是不殺生，三

淨肉。所以這個南傳佛教國家他們還是保持佛陀當年的這種托鉢制度，他們自己沒有設爐灶。佛的時代，樹下一宿，日中一食，去托鉢吃一餐，這是先佛道範，佛示現給我們，示範給我們看，沒有道場，什麼都沒有，所有的財產就是三衣一鉢。

『若必藉田而修，倘一不就，則汝諸人終無修行之日矣』，他說如果必須要藉這個有田地才能修行，如果萬一這個因緣不成就，那你們大家就永遠沒有修行的日子了。有這個田產你們才能修，沒有這個田產就不能修，如果萬一沒有的話，那就永遠不能修了。

【又若言自無其貲。將出自募化。更為不可。佛一代教。無此二字。】

這個『募化』就是化緣，去向人化緣，說如果自己沒有錢，那我們出去化緣。化緣在中國佛教自古以來就很普遍，要蓋寺廟，拿個緣簿到處化緣。那沒有錢我們就去化緣、去「募化」。所以現在有出家人拿個鉢，都給人家丟錢的，我們也常常看有出家人站在市場，拿個鉢，人家丟紙鈔、丟銅板，丟錢，那是不對的。那個鉢是裝飯的，是餐具，現在變成放錢的，變錢箱，那是不對的。所以化緣，如果去募化，就『更為不可』，菩薩說那更不可以。『佛一代教，無此二字』，釋迦牟尼佛出現在這個世間，一代時教，沒有化緣這兩個字，佛從來不去給人家化緣，他只有托鉢，沒有去給人家化緣金錢，沒有。

【蓋自末世不識禮義。不懼因果。不知廉恥之徒所為。】

這是菩薩講佛時代沒有這樣。現在看到有這個化緣的，是末法時代『不識禮義』，這些修行人不認識「禮」，道德仁義，他不認識、他不懂。『不懼因果』，因為他也不知道因果，不知道他就不怕，『不知廉恥』，也沒有廉恥心，『之徒所為』，就是才會去給人家化緣。化緣，我們淨老和尚也是不允許我們去化緣。所以以前

在華藏圖書館，韓館長那時候在櫃台擺了大概好幾本本子，你要印經，做什麼、什麼項目，還有一個功德箱。後來館長往生了，往生之後我們搬到信義路，老和尚就不允許我們道場設功德箱，那個本子也不能擺出來。師父就講，你那個本子擺在那邊分明向人要錢，人家走進來，看到那個本子，不拿錢也不好意思；有時候要拿，怪怪的，擺明向人要錢。所以我們道場我們本子都收起來，收在抽屜，也沒有功德箱，這樣大家來沒有壓力。

我們淨老和尚常常教導我們大家，就是說人家來學佛不要給人有壓力、不要向人要錢，特別初學的人來，如果讓他有壓力，他也不敢來，不曉得要捐多少錢，我捐的不曉得夠不夠？他心裡有這個壓力，可能他就不敢再來。所以我們現在信義路這個地方，就是不讓人家有壓力，也沒有功德箱，也不要，本子都放在抽屜，人家要發心再拿出來寫，沒有擺在外面。那以前都擺在桌上，明顯的擺在桌上。師父看到說，分明向人要錢，統統收起來。如果你知道因果，其實我們不向人化緣也不會餓死。以前老和尚常講，你真正要修行、真正弘法，如果你餓死，護法神就要撤職查辦了。所以我們聽到這樣，也就不擔心這個問題，這些年我們的經驗也事實是這樣，你真正在做，佛菩薩、護法他會加持，不要怕餓死。下面講：

【真修道人。生死念切。斷斷不作是想。】

真正修道的人，他為了什麼修道？就是為了了生死，為了生死這個念頭特別懇切，為了這樁事情。斷斷不會想蓋什麼道場、經營什麼事業，這個世間人做的事情，修道人要做的事情是要了生死，絕對沒有這種想法。

【然更有一言。汝諸人但執持正念。各各努力。是即不聚而聚。若身心散逸。事無常恆。是雖聚而實散。苟明此意。止應隨分隨時。莫去閒思預計。】

這一段也是很重要的開示。『然更有一言』，「然」，就是說還有一句話要告訴大家的，『汝諸人但執持正念』，你們大家發了這個心，非常好，你們只要「執持正念」，這個執持就是沒有須臾離開，好像我們手持的東西不能放鬆，你一放鬆那就，好像手持這個茶杯，這個叫持，你一放鬆它就掉下去，那持就要一直持著才不會掉，我們這個正念也是這樣。什麼叫正念？了生死，前面講生死念切，你了生死這個念頭很懇切，這個叫做正念。如果這個正念稍稍忘記，就是沒有執持，他又忘記了，我們又墮入邪念了，墮入邪念就是又繼續輪迴心造輪迴業，又開始造業。所以這個執持正念，你看我們《彌陀經》講執持名號，這個名號執持就是時時刻刻不放鬆，你一放鬆，無始劫以來那個業力習氣一下子又起來了，又是起輪迴心造輪迴業了。

如果能夠執持正念，『各各努力』，自己個人你住在自己家裡，自己能夠用功努力。『是即不聚而聚』，大家聚在一起主要是說共修，希望長久聚在一起共修，如果大家能夠執持正念，「各各努力」，雖然沒有住在一起，這是「不聚而聚」，這個身沒有聚在一起，但這個心是聚在一起的。就像我們淨老和尚現在講，他說不一定去跟他住在一起，也不一定在他身邊，他現在講的經，網路、衛星、電視，還有DVD光碟，這個都很多、很方便，你住在任何地方，你只要真想修，在什麼地方修都可以。所以他老人家常講，他真正傳法的弟子可能還沒見過面。這些依照我們老和尚講的佛法去修學有成就的，可能有很多，但是沒見過面。他們在哪裡得到這個法？在光碟、網路、衛星電視聽到，他們就去修了。雖然連碰面都沒碰面，如果能真正依教奉行，就是不聚而聚，沒有住在一起，但是他心是相應的，聚在一起，就跟這個道理是一樣的。所以真修不一定住在一起，這我們淨老和尚最近也常講，真修不一定住在一起。

，住在一起不一定是真修，這身體住在一起，心各人想各人的。

所以菩薩這裡講，『若身心散逸』，大家雖然住在一起，但是身心懶散放逸，『事無常恆』，就是這個事情不能有恆心長遠去做、去修，雖然身體住在一起，『是雖聚而實散』，雖然身住在一起、聚在一起，心實際上是分散的。這個事情我感觸也是非常深的，譬如說我們有道場，大家住在一起，我們住在一起是聚，聚在一起。聚在一起實際上的情況就「身心散逸」，雖然住在一起，但是大家這個心是散亂的，身是放逸的，那個「是雖聚而實散」，雖然住在一起，但是實際上他是分散的，他沒有聚，沒有凝聚。

所以雙溪這個山上實在講也是因緣，包括現在信義路這個道場也是因緣。我實在講，我出家在佛陀教育基金會，住了一年五個多月，我們淨老和尚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。後來圖書館沒有人，館長叫我去做當家，做了十二年。十二年，館長往生了，我離開圖書館。當初我出家的意願就是學講經說法，跟老和尚學講經說法，也不希望有道場，因為道場要管人、管事、管錢，很操心。在圖書館沒有人，老和尚、館長叫我做當家，管人、管事又管錢，管了十二年。韓館長講，「當家三年，豬狗都嫌」，說做當家當了三年，豬跟狗看到你都討厭。如果你當家三年，大家看到你都很好，肯定你沒有在當這個家，這個家一定是亂糟糟。

所以當了十二年，我們這些悟字輩的師兄弟，我離開之後沒有一個人敢來跟我住。為什麼？不怕官，只怕管，跟我住又被師兄管，那怎麼划得來？所以大家不敢來。所以老和尚才叫我收徒弟，是這樣的。當時我離開圖書館就跟我弟弟，在基隆他跟人家合夥蓋一棟房子，有一間空房子沒賣出去，我說那間就借給我住，裝潢好了，我弄個小錄音室。那時候有幾個地方請我每個禮拜去講經，還有中南部。我想一個人，人家請我去講經講完了，有一個小房子可以

落腳就好了，我也不需要去管人、管事、管錢，多自在！當時我想這下得解脫了，管了十二年，太辛苦了，回到我出家的本願，我就是講經就好了。

但是去那邊住沒半年，老和尚回來，那個圖書館韓館長的兒子接過去了，也回不去，住在來來飯店。陳永信居士看到一直哭，說我們台灣的同修，老和尚在台灣，竟然回到台灣沒有一個道場給他住，要住來來飯店。所以當時他就發心，他買一個房子給老和尚住，給老和尚回台灣有地方住，不然我們台灣的弟子很不孝。後來他才在他那個，我們現在信義路二樓，原來三樓是他擺燈的一個倉庫，二樓那時候賣了一年多沒賣出去，他說那間買起來，請老和尚回來，有地方住。老和尚說我現在在新加坡也沒有空，我也沒辦法管，我年輕都不管道場，現在怎麼會管道場？問我要不要？要他才要答應，不要他不答應。我就跟師父講，師父，這個陳居士是要買給你的，不是買給我的，師父你要不要？你回來要用，當然我就答應；如果師父不要，那我也不需要，我自己跟我弟弟借個小房子住就好了，我也用不到。老和尚說，可以，我回來可以來住。師父既然這麼說，那我們就接下來。到今天又做老和尚後製的工作，都在台北在做。

這不是我去找來的，是人家，沒辦法。現在雙溪也是一樣，也是陳永信跟洪平和兩個發心。不然大家想想，我現在做法會都忙得不得了，我哪有時間去蓋道場？現在連去山上住個一、二天，時間都很難湊得出來，我哪有時間去蓋道場？沒有辦法。他們蓋的，那兩棟農舍是他們蓋的，蓋了就丟給我。陳永信說要去一貫作業念到往生，他就第一個先跑，他就丟給我了。丟給我，然後我們這幾個出家眾去山上住。老和尚叫我們做百七，我還在大陸的時候，就叫我們這些出家眾做百七，護國息災。現在第二個百七在這個月三十

號圓滿，那天到香港去請示老和尚，老和尚說，我還沒有講完，他老人家就說，不能中斷，要再繼續做。

我也知道他老人家有先見之明。因為大家想想，大家是喊累沒有錯，但是老和尚他很清楚，你沒有做百七，那些人在山上，他能用功嗎？我看大部分在玩電腦。那你做法會，起碼你那段時間乖乖要在那邊敲法器，你就跑不掉。所以老和尚智慧很高。所以我現在先休息兩個月，調整一下，因為主要是義工，大家都很辛苦。還是要做，你沒有做，你那個時間你是空過了。有一個百七，我們現在住在山上是雖聚而散，現在有個百七還能聚一聚，起碼在輪到敲法器，他要去聚一聚。如果你都沒有做，雖然大家住在一起，那就各自分散的，大家不會用功。我勸大家聽經，大家都是桌椅在聽，人都跑光了。念佛堂，說我們不要敲法器，用放念佛機，到最後人都沒有在念，只有念佛機在念。這我都有經驗，這都經驗過的。所以你有這個法會，他還比較容易聚，依眾靠眾就是這樣。不然你說大家各自用功，放念佛機，大家自由念佛，念到最後剩下念佛機在念，真的是這樣。

所以菩薩的開示，真的也是這樣沒錯，是雖聚而實散。大家一起來共修，心個個都很散亂、都很放逸，住在一起，實在講也是散的。『苟明此意，止應隨分隨時，莫去閒思預計』，「隨分隨時」，就是隨緣，不要去計劃，不要去預設立場，因緣來那你就這樣做，因緣沒有不要強求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學習到這裡。這次佛七，我們就先學習到這一段，下面我們下次佛七再來學習。因為本來我是想第一個佛七就要講完，結果愈講，還不是講得很詳細，這個時間就要比較長。那如果講得很快，可能大家也體會不深，所以我們還是多花一點時間，下個月佛七再來續講。大家有空可以多看看，看看這個

書，不斷的提醒自己，對我們念佛求生淨土有很大的幫助。明天晚上這裡要布置會場，後天三時繫念，明天我們就暫停，下次再繼續。祝大家法喜充滿，阿彌陀佛。